



人生絮语

我的阅读变奏曲

□ 何磊

回忆过去走过的数十年,阅读一直与我相伴。

1958年秋,我随父亲来到师宗红旗农场生活、上学。我在同学家读丹麦作家安徒生的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时,小女孩在圣诞节寒冷的街头擦亮火柴、见到祖母的瞬间,我立即想到一直呵护自己的奶奶。大约四五年级上语文课,学习《观刈麦》这首诗时,恰逢麦收季节。周末,母亲与一群阿姨在前面割麦子,我和一群伙伴各提竹筐,跟在她们后面,在地里捡拾遗落的麦穗。其景其情,与白居易“田家少闲月,五月人倍忙。夜来南风起,小麦覆陇黄。妇姑荷箬食,童稚携壶浆。相随饷田去,丁壮在南冈”的描述何其相似。对这首诗身临其境般的感觉,让我铭记至今。

到县城上中学后,我去新华书店,看见《中华活页文选》,每期选文三五篇,前有简介,后有注释,既能欣赏诗词,又可帮助自己学习古文,且几分钱一份,我几乎一期不漏地买来读。读到杜甫的诗:“车辚辚,马萧萧,行人弓箭各在腰,耶娘妻子走相送,尘埃不见咸阳桥……”这让我脑海里浮现出一幅唐人出征的画面,我竟生出了想去咸阳桥上走一走的念头。好几次,我折木当剑,边舞边吟:“黄河九天上,人鬼瞰重关。长风怒卷高浪,飞洒日光寒……”对着高山流水,肆意宣泄从元好问词里寻来的那腔少年豪情。

初二时的一个星期天,我用攒了半年的零花钱买来全套《隋唐演义》连环画,急急躲入校园后山的树林里去,一头扎进书中,一直看到秦琼那饥饿难耐的黄骠马去拉樵夫肩上的青叶时,才感到自己的肚子“嘀嘀咕咕”地唱开了“空城计”。看看天色,开饭的时间早过了,上饭馆吧,囊中羞涩,只得重新坐下,让兴奋的大脑扯着三尺饥肠再次潜入书中。

1972年3月,我进入昆明师范学院(今云南师范大学)上学。报到次日上午,办完入学手续,漫步来到距宿舍不远的“一二·一”四烈士陵园。只见于再、潘琰、李鲁连、张华昌四烈士墓后,立着一块刻有西南联大学生为四烈士出殡的浮雕石碑。浮雕下端刻着五首悼诗录,《招魂——呈于“一二·一”死难者的灵前》赫然入目:

“死者,你们什么时候回来?”
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这里。
“死者,你们怎么走不出来?”
我们在这里,你们不要悲哀。
我们在这里,你们抬起头来——

面对墓碑,默诵冯至先生与烈士对话的诗句,读《观刈麦》时身临其境的感觉又油然而生。

大二那年,有西双版纳知青经昆明返上海探亲,因等车到本班同学处借住3天。此君随身携带着一部三卷本美国记者威廉·夏伊勒所著《第三帝国的兴亡》,这是我们“世界近代史”课的一部重要参考书。我借回该书,全宿舍同学都想阅读,遂将3本书同时分到3个人手上,轮流交替着读。那几天我们宿舍总有人在上课时请病假、事假,夜间则用报纸将宿舍灯泡遮成一束光柱,通宵达旦地读。就这样,经过72小时狂读,8位舍友几乎都读完了这部132万字的书,我还记下了几十页读书摘抄呢。

犹如江河曲折、道路坎坷那样,人生亦有跌宕起伏。在负屈受苦、低谷落潮的日子里,是岳鹏举“怒发冲冠,凭阑处,潇潇雨歇,抬望眼,仰天长啸,壮怀激烈。三十功名尘与土,八千里路云和月”的句子,无数次抚平了我的焦躁、愤懑与不安。

普希金的诗句“假如生活欺骗了你,不要悲伤,不要心急……相信吧,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”,一直伴我走出寒冬,迈进春天。

江河流逝,逝者如斯。不知不觉间,暮年渐至。退休卸下“使命”和“职责”的纠缠后,为弥补前半生的学识断层,我逐渐醉心于欧洲启蒙运动先驱的书籍,“心灵之爱真理,有过于眼睛之爱美丽。”(洛克语)“我不能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,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。”(伏尔泰语)“任何东西都敌不过真实。”(狄德罗语)每当吟诵德国哲学家康德名言“大海之所以伟大,除了它的美丽、壮阔、坦荡外,还有一种自我净化的功能”时,我总会情不自禁自问:你还有自我净化的功能吗?

药治病,书治愚。为了保持像大海般的自我净化功能,必须用那些积淀着人类文明的智慧之书不断充实自己,正所谓“活到老学到老”。

(作者原工作单位:云南师范大学,73岁)

峥嵘岁月

整理旧书时,我从箱底找出一摞证书,大大小小,红红绿绿,有20多本。它们是生活的印记,工作学习的记录,也是人生之书的重要一页,每本都有一段难忘的经历。

第一个证书是云南师范大学附设函授大学毕业证。

1979年,我考入云南师范大学附设函授大学中文专业,开始了长达5年的函授学习。刚开始学《现代汉语》,还不觉困难,后来学《古代汉语》时,捧读那一篇篇古文,犹如看天书。那一个个古今字、通假字、异体字、繁简字以及一个个倒装句、省略句、无主句……就像一座座大山横亘在眼前,让人举步维艰。

然而,这还不是最大的困难,因为还有“劳其筋骨”“饿其体肤”的“大任”等我承担。我老家在农村,上有两个70多岁的老人,下有一个两岁多的小孩。家里有5亩多地,碾米、磨面、打柴、担粪、播种、收获等一应农活都得我去操心、忙碌。胃病也来凑热闹,常

证书伴我成长

□ 李光乾

常痛得我一口饭都难以下咽,人瘦了一圈。加上脑神经衰弱,经常失眠,白天晕乎乎的,耳朵“嗡嗡”直响,别人说话都听不清。刚到而立之年,我便早生华发,像个半百老头,有几次在课堂上竟头晕目眩,差点摔倒。由于记忆力差,一个简单的定义,看十几遍也记不住。这时,我才知道什么是困难,什么是求学之苦。但我没有向困难低头,我将所有需要牢记的知识要点记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,上山打柴时看,干活休息时看,甚至连走路都在看。经过5年刻苦学习,终于完成学业。

第二个证书是继续教育证。教育界曾有一种说法,给孩子一杯水,教师要有一桶水、一缸水、长流水,意思就是教师要终身学习,不断更新知识,活到老学到老。身为教师,需要了解掌握的知识太多了。于是我接受了继续教育,学习了当代高新技术讲座及计算机初级知识。前者容易后者难,学习中碰到的拦路虎是背“五笔字根”口诀:王旁青头戈五

一,土士二千十寸雨……因为只有知道字根,才能在键盘上敲出汉字,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,否则,只能对着键盘干瞪眼。当时的课程安排是早晨理论知识,下午上机操作,时间安排得很紧凑。于是,40多岁的我像小学生一样,抽空背口诀,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才学会五笔字型输入法并考试合格。

接着是中学一级教师资格证、中学一级教师聘任书、副高证书、获奖证书等。这些证书以退休为界,分为两类。退休前有10本,与工作学习有关;退休后有15本,与爱好兴趣有关。我喜欢写文章,曾参加过若干次征文活动,它们是一、二、三等奖证书,优秀奖证书……

抚摸着一本本证书,我百感交集,仿佛大半生的心血汗水就浓缩在这些证书里。而每本证书都是人生的一段历史,记录着我奋发向上的成长历程。

(作者原工作单位:永平县职业中学,69岁)

那年那事

犟牛

□ 杨文学

事实上,令我至今难以忘怀的那头牛,是一头不错的、虽然受过重大伤害却秉性不变、从某种意义上说还通点儿人性的犟牛。

那年秋天,我读完高中,从县城的五七中学(后来改为县一中)毕业回乡,刚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时,就与它结缘了。高中毕业,年轻力壮,当然要在队里承担重活,于是,我就开始与这头犟牛一起为生产队的秋耕贡献力量了。这头犟牛,性格十分刚烈,大家都怕与它共事。我感觉,之所以让我与它合作,背后不免有几分恶作剧的意思,就是想叫我出洋相,让大家看我的笑话——“你虽然能念高中,但不一定能驾驭一头耕牛。”要知道有的农家人在生产劳动中,向来不把读书人放在眼里。

这头犟牛是从邻村“置换”来的,它脾气暴躁,不听使唤,不服管教,常发脾气,常被严厉惩治,以至于被人们穿通并拴上绳的鼻子都给拽豁了。邻村人觉得再无法制服它,便决意卖出或换出,恰好我们村耕牛短缺,愿意用两头牛——一对牛母子把它换来。于是,它就来到了我们生产队,成为了我们的集体财产之一。

牵着罕见的“牛龙头”缰绳,我开始驾驭犟牛耕地。说实在的,刚开始与它合作时,我还是很怵的。牵住牛鼻子是驯服牛至关重要的“抓手”,可此牛的鼻子已经豁了,无鼻可牵了,如何是好呢?我想,以强制强,以硬碰硬,以眼对眼,以牙还牙,针锋相对,看谁更拗。但

邻村人早已试过,不灵,再不吸取教训,设法另辟蹊径,必将一败涂地。于是,我试着与它友好相处,希望与它逐步建立和谐、友好的合作关系。开始与它合作时,正值秋收秋种,前面的人收割玉米,后面的人耕种小麦。在犁地过程中,我竭力避免强硬驱使。休息时,我把它牵到田边地角,捡些细小个头的玉米棒子给它吃。我躺在它旁边的草地上,和它唠叨些不知道它能不能听懂的闲话。要知道,苦读多年又回归农田,理想与现实激烈冲突,我心中的郁闷并不亚于这头犟牛的不快。我诚心诚意示好,它似乎有所领悟。没几天,我们的合作开始渐入佳境。

那时的犟牛,拉犁轻而易举。逐渐进入良好的合作状态后,我与它合作的劳动成果,明显多于其他任何一对同类合作者。我一如既往地关心、体贴、爱护它,还在劳动中有意识地让它有张有弛,避免过于劳累。特别是当它显现出心不平、气不顺的苗头时,我就果断暂停劳作,决不“火上浇油”。渐渐地,它的犟脾气也似乎弱了些,更为可喜的是,它已经较长时间没犯倔了。

有了犟牛的“理解”“支持”,我在生产队里的劳动,也得到了父老乡亲们的认可。他们不仅给我的表现打了合格分,还分明有些赞赏之意。作为农家子弟,我读书不能含糊,生产劳动不能落后!令人遗憾的是,我与犟牛的合作,只经历了一个秋耕和一个春耕,短短一年后,我就与它

分别,离村到大队附设中学做民办教师去了。

谁说牛不通人性?我敞开心扉,真诚地对待它,真正把它当朋友看待,它也似乎理解了我的良苦用心,尽量配合我,努力帮助我实现自己的心愿。作为牛,它不会说话,但我猜想,不,我不敢肯定,它是通人性的,因为我曾经真切感受到,我与犟牛之间,不止一次产生过心灵感应。

尊重是相互的,一切单边的尊重都不可能真正成立,更不可能持久。这句话具有普遍的哲学意义。人与人之间是这样,人与动物之间也是这样,人与山水、植物之间,不也是这样吗?

不久之后,我到外地求学、工作。背井离乡数十年,每每想起我那位老朋友——犟牛,都不免感慨系之。红尘滚滚,人海茫茫,哪里没有矛盾?哪里没有磕磕碰碰?在不触及做人底线的前提下,我从不与和自己意见相左的人硬碰硬地顶牛,常常谨慎从事,谦让为先,多从对方的角度看问题,尽量理解对方、尊重对方、争取形成和谐合作的态势,决不把个人的意志强加于人,更不会得理不饶人,把对方置于尴尬和下不了台的境地,这给我的学习、工作和生活带来过不少益处。这一切,都与有缘结识那头犟牛密切相关。

庆幸生活中那次偶然的相逢!感谢我曾经怵过、后来又不得不引以为朋友的那头犟牛!

(作者原工作单位:云南省总工会,66岁)